

A SONG OF ICE AND FIRE, II: A CLASH OF KINGS

冰与火之歌

6

[卷二] 列王的纷争 下

GEORGE R. R.
MARTIN
II: A CLASH OF KINGS

*Beyond the tops of the heaps and towers still
The stone is strong; Green told himself, the words
Winterfell remained. I was not dead, just broken.
I'm not dead either.*

*...and it was hard to tell that the castle had been sacked and looted
the ground the Kings of Winter set their thrones. So long as the*

[美] 乔治·R.R. 马丁 / 著 屈畅 胡绍晏 谭光磊 /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A SONG OF ICE AND FIRE

II: A CLASH OF KINGS

冰与火之歌 6

卷二 列王的纷争 [下]

[美]乔治·R.R.马丁 著
屈畅 胡绍晏 谭光磊 译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Copyright ©1999 by George R.R. Martin

The Song of Ice and Fire (Book 2)

A Clash of Kings

By George R.R. Marti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The Lotts Agency Ltd.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通过美国 Lotts Agency 公司及安德鲁·纳伯格联合国际有限公司独家授权出版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版贸核渝字(2016)第151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与火之歌. 6: 卷二, 列王的纷争. 下 / (美) 乔治·R.R. 马丁著;

屈畅, 谭光磊, 胡绍晏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229-12859-3

I. ①冰… II. ①乔… ②屈… ③谭… ④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80222 号

冰与火之歌 6

【卷二】列王的纷争(下)

BING YU HUO ZHI GE 6

[JUAN ER] LIEWANG DE FENZHENG (XIA)

[美] 乔治·R.R. 马丁 著 屈畅 谭光磊 胡绍晏 译

责任编辑: 邹禾 唐弋涵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封面图案设计: 罗焯

插图: 曹珂

责任校对: 李小君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社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鹏程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30mm 1/32 印张: 10.5 字数: 260千

2018年1月第1版 2018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2859-3

定价: 42.0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布兰

那声音不过是最微弱的金属碰击，钢铁刮过石面的响动。他抬起靠在前爪上的头，一边倾听，一边嗅着夜晚的气息。

夜雨唤起千百种沉睡的味道，使它们成熟鲜活。青草和荆棘，地上的黑莓，泥土，蠕虫，腐叶，钻过灌木丛的老鼠……一切都清晰可辨。他还捕捉到弟弟那身茸茸黑毛的气味，以及他刚猎杀的松鼠所散发的浓烈血腥。很多松鼠在头顶枝头流窜，用小爪子抠挖树皮，湿润的毛皮，无边的恐惧。一如外面的噪声。

声音又来了，刮动，碰击。他站起来，竖起耳朵，尾巴翘立，放声长嚎。那是一声绵长高亢毛骨悚然的嚎叫，他要唤醒沉睡的人们，然而附近人类的石山依旧黑暗死寂。这是个沉静而潮湿的夜，如此的夜将人类赶进了他们的洞窟。雨已停歇，但他们不想出来，而是躲在阴湿的石山灰洞，蜷缩在火堆边。

弟弟从树丛中钻出来，动作沉寂得让他模糊想起很久之前有过的另一个兄弟，那个一身白毛却血红眼睛的哥哥。弟弟的眼睛如一泓阴影之池，后颈的毛全竖起来。他也听见了声音，知道意味着危险。

刮动和碰击声再次传来，其间还夹杂着滑行的响动，柔软的皮脚在石面上迅捷地拍打。微风把一丝若有若无的男性气息吹到鼻尖。他不认得这气味。陌生。危险。死亡。

他朝声音源头猛扑过去，弟弟紧跟在旁。石山在眼前浮现，又滑又湿。他咧牙露齿，但人类的岩石并不理会。面前是一座门，黑柱条间紧紧盘绕着一条钢蛇。他撞上去，大门颤抖，钢蛇响动，它们摇晃半晌，复归平静。透过门上的缝隙，他看见岩壁之间长长

的石头洞穴，直通向远方的石头广场，却过不去。他努力想钻过缝隙，办不到。弟弟用牙狠狠撕咬大门的黑骨头，咬不开。他们试图合力在底下挖洞，但地面是又平又大的石头，唯有表面被泥土和棕叶覆盖。

他咆哮着，在大门前奔来奔去，接着再次撞门。它移动半分，又把他“砰”地摔回来。门锁住了，有个声音在低语，被铁链锁住了。他听不出声音从哪里来，更闻不到气味。各个方向都走不通。人造绝壁上的每扇门都关闭，木头又厚又硬。无路可出。

还有一条路，那声音又来了，突然之间，一棵罩着针叶的大树轮廓在眼前浮现，它从黑色的大地中斜斜地长出来，几乎有十个人高。可他抬头四望，什么也没有！它在神木林的另一边，是棵哨兵树，快啊，快啊……

一声戛然而止的闷哼，穿过夜色。

快，快，他急转身子，窜进林中，湿叶在爪下沙沙作响，头顶紧密的枝条不住抽打。快，快。他听出弟弟紧跟在后。他们一同从心树下跑过，绕开泉水，穿越黑莓丛，经过杂乱的橡树、苓树和山楂林，朝树林远端前进……就是那里，就是那棵他从未留意却又历历在目的树，这棵歪斜的树顶部靠上屋檐。就是它，这想法突如其来。他还记得爬树的感觉。针叶无处不在，刮着脸庞，掉进后颈，黏稠的树液会沾上手掌，发出浓烈刺鼻的味道。爬这样的树对小男孩而言很容易，它又斜又弯，枝条密密匝匝好似一座天然的云梯，正好搭上屋顶。

他怒吼几声，绕着大树底部边走边嗅，抬起一条腿撒尿作标记。低垂的枝干扫过脸庞，他反口咬住，扭啊拉啊，直到木头断裂。嘴里满是针叶和树液的苦味，他甩甩头，放声嚎叫。

弟弟靠着他的腰坐下，提起声音，陪他哀鸣，阴沉的声调里充满悲伤。此路不通。他们不是松鼠，也不像淘气的人类，他们柔软



粉红的爪子和笨拙的腿脚不可能攀上枝条，登上大树的主干。他们是奔跑健将，是巡游者，是猎人。

穿过朦胧的黑夜，在包围他们的巨石之外，狗们苏醒过来，一只接一只地开始吠叫，声音越来越大，最后成为合声，发出巨大的喧嚷。他们也闻到了：敌人的气息，恐惧的滋味。

绝望挑起暴怒，紧紧攫住了他，同饥饿的感觉一般狂热。他离开墙壁，朝树林踱去，枝干和树叶在灰色的毛皮上留下斑斑驳驳的暗影……这时他猛然回头，急速冲刺，腿掌踢起湿叶和松针，刹那间他又成了猎人，而前方是一只亡命逃窜的长角雄鹿，他看得见，闻得到，他要尽全力冲刺扑杀。恐惧的气息使他心跳加速，惹起嘴角流淌的唾液。他大步跨越落木，飞上树干，爪子抠进树皮，接着向上跳跃，向上，向上，两次，三次，缓慢而艰辛，直到终于登上底部的分枝。枝条纠缠着脚，鞭打他的眼睛，他挤过灰绿的针叶，身边一片噼啪声响。越走越慢。什么东西缠住了脚，他奋力扭开，大声咆哮。树干越来越窄，越来越陡，几乎成了直立，而且潮湿滑溜，当他用力抠抓，树皮像兽皮一般裂开。终于，他走了三分之一，一半，快了，屋檐几乎伸腿可及……这时他前脚踩空，脚掌在潮湿圆滑的树面滑过，顷刻之间，他身子一斜，绊下树去。在恐惧和愤怒中，他大声号叫，坠落，坠落，他蜷成一团，大地急速上袭，要把他撞个粉碎……

布兰猛然回到孤单的塔楼房间，躺在床上，毯子纠结，呼吸急促。“夏天，”他大声哭喊。“夏天。”肩膀在痛，如同刚刚坠落，他心里明白这是狼的坠落所造成。玫瑰说得没错，我是头凶兽。门外传来隐约的狗吠。大海涌来，灌进城墙，和玫瑰的梦一样。布兰抓住头顶的把手，拉起身子，呼喊求救。无人前来。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想起不可能有人来，连他门边的守卫都被带走了。罗德利克爵士把每个成年男子都召集出征，临冬城只剩几个象征性

的守卫。

他们八天前出发，从临冬城和附近庄园一共集合了六百士兵，克雷·赛文将带着三百多人于途中和他们会合，而鲁温师傅早前便派出渡鸦，谕令白港、荒冢地乃至狼林深处的领主们调遣援兵。托伦方城正遭到某个叫“裂颚达格摩”的凶残海盗的进攻。老妈说这人是杀不死的，有次敌人用斧子把他的头砍成两半，可凶猛的达格摩居然用手把两半压合在一起，直到重新长好。难道这达格摩赢了？不管怎样，托伦方城离临冬城还有很多日路程呢，可现在……

布兰离开床铺，一个把手又一个把手地移到窗边。掀开窄窗时，他的手指不禁颤抖。院子空无一人，四周窗户漆黑一片，临冬城还在沉睡之中。“阿多！”他朝下喊，竭尽最大的音量。阿多这会儿一定在马厩睡觉，吼大声点也许能惊醒他，或其他人。“阿多，快来啊！欧莎！梅拉，玖健，来人啊！”布兰把手围在嘴边。

“阿多多多多多多多多多！”

身后的门“砰”地撞开，进来的人他却不认识。来人穿一件镶满铁片的皮背心，一手握着匕首，斧头绑在背后。“你想干什么？”布兰惊慌地质问，“这是我的房间。你给我出去。”

席恩·葛雷乔伊跟随此人步入卧室。“我们不会伤害你，布兰。”

“席恩？”布兰因陡然宽慰而眩晕。“是罗柏派你来的吗？他也回来了吗？”

“罗柏离这儿远着呢。他救不了你。”

“救我？”他感到迷惑。“别吓我了，席恩。”

“叫我席恩王子。我们都是王子，布兰。谁曾梦到这样的情形呢？我拿下了你的城堡，王子殿下。”

“临冬城？”布兰开始摇头。“不，你不能。”

“出去，魏拉格。”拿匕首的男子随即退下。席恩坐上床。

“我派四个人用钩爪和绳索爬上城墙，为我们打开小门。就现在，我的人大概把你的守卫都干掉了。我向你保证，临冬城已在我掌心。”

布兰不明白。“可我父亲是你的监护人啊。”

“我现在是你和你弟弟的监护人。听着，等外面的打斗一结束，我的部下会把城里剩下的居民聚到大厅。你和我要去对他们讲话。你必须告诉他们，你已经投降，并把临冬城献给了我，你要命令他们，像服侍和听命旧主一般遵从新的主人。”

“我决不会，”布兰说。“我们会和你打，直到把你赶出去。我不会投降，你强迫不了我。”

“这不是小孩子游戏，布兰，别把我当你的玩伴，我没兴趣。城堡是我的了，可人还是你的。如果王子殿下想保他们平安，最好乖乖遵命。”他起身走到门前。“有人会来给你穿衣服，带你到大厅。在此之前，仔细掂量掂量你要说的话。”

等待让布兰觉得更无助。他坐在窗边座位，凝视着黑暗的塔楼和阴影般的墙垒。一度，他听见守卫室边传来喊叫，以及刀剑交击的声音，但他既没有夏天的耳朵，也没有夏天的鼻子，所以一切都那么朦胧隐约。清醒时，我是个残废，熟睡中，当我成为夏天的时候，我能跑能打能听能嗅。

他以为阿多会来，或至少来个女仆，没想到开门进来的是手执蜡烛的鲁温师傅。“布兰，”他说，“你……知道发生什么了吗？有人通报你了吗？”他左眼上破了皮，鲜血沿着脸颊流下。

“席恩来过，他说他拿下了临冬城。”

老师傅放好蜡烛，擦去脸上的血迹。“他们游过护城河，用钩爪和绳索登上城墙。全身湿漉、手执利刃闯进城来，”他在门边的凳子坐下，头上的血又涌出来。“守门的是啤酒肚，他们偷袭城门塔，杀了他，还伤了稻草头。他们冲进门前，我来得及放出两只

渡鸦。去白港的那只顺利飞走，另一只则被一箭射下。”学士盯着地板的灯芯草。“罗德利克爵士把我们的人都带走了，而我和他负有同样的罪责。我居然没能预见这样的危险，我居然没……”

玖健预见，布兰心想。“请你帮我穿上衣裳。”

“是，我倒忘了。”从布兰床下沉重的包铁箱里，学士找出内衣，裤子和外套。“你是临冬城的史塔克，也是罗柏的继承人，必须保持尊严。”两人齐心协力，让布兰有了领主老爷该有的模样。

“席恩要我投降，把临冬城献给他。”当老师傅用布兰最爱的白银与黑玉做的狼头别针系披风时，他开口道。

“这并不可耻，领主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子民。残酷的土地孕育了残酷的人种，布兰，当你和铁民打交道时请牢记这一点。你父亲大人做了他力所能及的一切来驯化席恩，可惜是太少也太迟了。”

派来押送他们的铁民是个矮小的壮汉，炭黑的胡子覆盖大半胸膛。他轻松地提起男孩，但他看上去显然不喜欢这任务。阶梯下，瑞肯的房间半开着，被吵醒的四岁男孩大发脾气。“我要妈妈，”他说，“我要妈妈，还要毛毛狗。”

“你母亲在很远的地方，王子殿下。”鲁温师傅为孩子套上睡袍。“但这里有我，还有布兰。”他牵着瑞肯的手，领他出去。

下方，梅拉和玖健也被一个秃顶男子用根比他人还高三尺的长矛赶出房间。玖健看着布兰，眼睛如一泓注满悲伤的绿池塘。另一位铁民把佛雷们赶出来。“你哥哥丢掉了自己的王国，”小瓦德对布兰说，“现在你不是王子，只是人质。”

“你也是，”玖健道，“还有我，我们大家都是。”

“谁跟你说话，吃青蛙的。”

走在前面的铁民中有一位打着火炬，然而夜雨再度倾泻，很快浇熄火焰。他们快步通过院子，听到冰原狼们在神木林中嗥叫。希望夏天摔下来没受伤。



S. B. N. 526 E. O. 16. 17. 18. 19. 20.

席恩·葛雷乔伊高高坐在史塔克族长的宝座上。他已经脱下斗篷，精细的链甲衫外罩绣有葛雷乔伊金色海怪纹章的黑外套。他把手安逸地搁在巨大石扶手前端的狼头上。“席恩坐的是罗柏的座位。”瑞肯说。

“别说话，瑞肯。”布兰觉察到四伏的危机，然而弟弟还太小，感觉不出。整个大厅点了寥寥可数的几根火把，壁炉的火也在闪动，但厅堂大部笼罩在黑暗中。长椅靠在墙上，无处落座，所以城堡的居民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没人敢说话。他看到老奶妈，她无牙的嘴巴不断张合。两个卫士扶着稻草头，他裸露的前胸裹着血迹斑斑的绷带。麻脸提姆不可遏抑地啜泣，而贝丝·凯索的哭腔中带着深深的恐惧。

“你们是什么人？”席恩询问黎德和瓦德们。

“他们两位都叫瓦德·弗雷，是凯特琳夫人的养子，”鲁温师傅解释，“这两位是玫健·黎德和他姐姐梅拉，乃灰水望霍兰·黎德的子嗣，代表他们的人民前来临冬城更新忠诚宣誓。”

“你们来得真不是时候，”席恩道，“不过是我的运气。既然来了，就只好留下。”他腾出高位。“把王子殿下带过来，罗伦。”于是黑胡男人将布兰扔进石座位，活像对付一捆麦子。

人们不断被驱进大厅，铁民们用矛柄敲打他们，吆喝他们。盖奇和欧莎从厨房被赶过来，揉早餐面包的面粉撒了一地，密肯则是满嘴咒骂着被人拖进来的。法兰跛了脚，努力扶着帕拉。她的裙服被撕成两半，只能用握紧的拳头拢好它们，跟着前进，每一步都是挣扎。柴尔学士伸出援手，却被一位铁民击倒在地。

最后一个来的是俘虏臭佬，一身恶臭先于人进了门，浓烈刺鼻。布兰只觉反胃。“这人被锁在塔楼囚室，”押送者道，他是个无须青年，淡黄头发，浑身湿透，无疑是当先游过护城河的敌人之一。“他说人家叫他臭佬。”

“毋庸置疑，”席恩满面微笑。“你一直这么臭呢？还是碰巧擦了头猪？”

“从被他们抓住至今，我什么都没操过啦，大人。我真名叫赫克，替恐怖堡波顿家族的私生子效劳，直到史塔克拿利箭当婚礼，射穿了他后背为止。”

席恩觉得很有趣。“他娶了谁？”

“霍伍德的寡妇，大人。”

“那老太婆？他是个瞎子？这女人的奶子和空酒袋没两样，又干又瘪。”

“他要的不是她的奶子，大人。”

铁民“砰”地关上了大厅末端的大门。从高位上望去，布兰算出敌人总共约有二十人。想必在城门和兵器库还留有守卫，即便如此，全部加起来也不过三十人。

席恩举手示意肃静。“你们都认得我——”

“是啊，我们都认得你这坨冒热气的大粪！”密肯大叫，秃顶男子用矛柄给他肚子一戳，接着砸他的脸。铁匠摇晃跪倒，吐出一颗牙齿。

“密肯，不要说话。”布兰试图让自己的声音严厉尊贵，就像罗柏发号施令那样，但声调不知不觉地背叛了自己，言语涌出来成了尖叫。

“听你家小少爷的话，密肯，”席恩道，“他比你懂事。”

领主的首要职责是保护子民，他提醒自己。“我代表临冬城向你投降。”

“大声点，布兰。记得称我为王子。”

他提高音量。“我代表临冬城向席恩王子投降。你们所有人都要服从他的命令。”

“见他的鬼！”密肯怒吼。



席恩不理他的暴喝。“我父亲已戴上海盐与磐石的古老王冠，加冕为铁群岛之王。作为征服者，他有权力归并整个北境，你们都是他的臣民。”

“放屁。”密肯擦掉嘴角的血丝。“我只为史塔克家族服务，决不服侍叛逆的乌贼——啊啊。”在矛柄的重击下，他头先脚后地撞倒在石地板上。

“铁匠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席恩评论，“但你们是聪明人，只要像服侍艾德·史塔克一样忠心耿耿地为我服务，我保证我是最慷慨的主人。”密肯用手掌和膝盖支撑身子，不住呕血。请停下来吧，布兰衷心希望，可铁匠硬是大吼，“你以为凭一小撮王八蛋就能占领北——”

秃顶男子将矛尖没入密肯后颈。钢铁穿过皮肉，搅动血柱，从咽喉穿出。女人尖叫，梅拉赶紧蒙住瑞肯的眼睛。原来他是被血所淹没，布兰麻木地想，被自己的血。

“谁还有话说？”席恩·葛雷乔伊喝问。

“阿多阿多阿多阿多。”阿多吼道，睁大眼睛。

“帮帮忙，让这白痴闭嘴。”

两位铁民上前用矛柄击打阿多。马童跌倒在地，努力用双手护自己。

“我会像艾德·史塔克一样做你们的好领主。”席恩提高声调，盖过坚木锤击血肉的闷响。“但丑话说在前头，谁怀有二心，我将让他痛不欲生。别以为在这儿见到的就是我的全部兵力。我们很快就要拿下托伦方城和深林堡，而我叔叔正向盐矛滩进发，前去夺取卡林湾。就算罗柏·史塔克能挡住兰尼斯特，他也只好做三叉戟河的王，北境从此属于我们葛雷乔伊家族。”

“史塔克的封臣会反抗您，”那个叫臭佬的男人朗声道，“一个是白港的大肥猪，还有安柏和卡史塔克。您需要更多人手。放了

我，我就为您效劳。”

席恩打量了他一下。“你比闻起来机灵，但我受不了这味道。”

“行啊，”臭佬道，“我马上洗洗。如果您放了我。”

“难得一见的明理人，”席恩笑道，“跪下。”一位铁民递给臭佬一把长剑，他将剑放到席恩脚边，宣誓为葛雷乔伊家族和巴隆国王服务。布兰不敢看。绿色之梦果然成真。

“葛雷乔伊大人！”欧莎跨过密肯的尸身，“我也是这里的俘虏。被捉那天您还在场呢。”

我以为你是我的朋友，布兰想，心里绞痛。

“我要战士，”席恩宣布，“不要厨房里的荡妇。”

“派我去厨房的是罗柏·史塔克。过去这大半年，我不得不干些擦壶罐、清油脂的脏活，还帮这家伙暖他的稻草床。”她瞪了盖奇一眼。“我受够了，请让我再度挥使长矛吧。”

“我这儿有支长矛。”杀害密肯的秃顶男子道。他挠挠裤裆，露齿而笑。

欧莎抬起枯瘦的膝盖，猛顶向他两腿之间。“这红红的软东西你还是留着吧。”她扭下对方手中的矛，用尾柄把他击倒。“我要木头和钢铁做的真家伙。”秃顶男子在地上翻滚哀号，其他掠夺者哈哈大笑。

席恩和他们一起笑。“真有你的，”他说，“矛你就留着——斯提吉会找把新家伙。现在跪下，向我宣誓。”

接下来便再无人上前宣誓，于是席恩宣布解散，并警告大家好好工作，不许制造麻烦。背布兰回卧室的任务交回给阿多，因为遭到连续重击，他的脸被打得乱七八糟，鼻子肿胀，一只眼睛睁不开。“阿多。”破损的嘴唇呜咽着，然后他用硕大强壮的胳膊和血淋淋的手掌抱起布兰，带他回到夜雨之中。



艾莉亚

“这儿闹鬼，真的哦。”热派正在揉面包，从手掌到胳膊肘沾满面粉。“昨晚皮雅在储藏室里碰到东西了。”

艾莉亚骂了句粗话。皮雅常在储藏室里见东西。通常是男人。“可不可以给我个果酱派？”她问，“你烤了整整一盘嘛。”

“我需要一整盘。亚摩利爵士就好这口。”

她恨亚摩利爵士，“那我们在上面啐口水。”

热派紧张地东张西望。厨房里满是阴影和回音，其他厨子和下人都在炉子上方巨穴般的阁楼里睡觉。“他会发现的！”

“才不会，”艾莉亚说，“口水又吃不出来。”

“他要是吃出来，挨鞭子的是我。”热派停止揉面。“你甚至不该待在这儿。现在是深夜呢。”

没错，但艾莉亚才不在乎。即使在漆黑的深夜，厨房也不会停止工作，总有人值班：揉面团制作面包，拿长木勺搅汤，或者杀猪来准备亚摩利爵士的早餐培根。今晚轮到热派。

“如果‘粉红眼’醒来发现你不在——”热派说。

“粉红眼不会醒啦，”他的真名是梅布尔，但人人都叫他“粉红眼”，因为他眼睛老是黏糊糊的，“睡下去跟死猪一样。”他一早起来就拿麦酒配早餐，晚饭后便醉醺醺地睡去，连梦中流淌的唾沫都是酒的颜色。艾莉亚只需等到他打呼噜，便可赤脚悄悄爬上仆人用的楼梯，发出的声响就像老鼠。她已经成了老鼠，大小蜡烛都不用。西利欧曾告诉她，黑暗可以为友，他说得对，月光和星光便已足够。“我打赌，我们能逃跑，我跑了粉红眼也不知道。”她告

诉热派。

“我才不要逃呢，在这儿多好，比荒山野林的强多了。我不想吃虫子。来，帮我撒点面粉到板子上。”

艾莉亚竖起耳朵，“那是什么？”

“什么？我没——”

“用你的耳朵听，不是用嘴巴。那是战号，吹了两下，你没听见吗？还有闸门拉铁链的声音，不是有人要出去，就是有人要进来。想不想去看看？”自那天早上泰温公爵率军出发后，赫伦堡的城门还没开过呢。

“我在做早餐面包，”热派抱怨。“而……而且我跟你说了，我讨厌黑暗。”

“那我一个人去看，待会儿再告诉你。给我一个果酱派行不行？”

“不行。”

她还是偷了一个，边走边吃。派皮又薄又脆，其中塞满碎果仁、水果和奶酪，刚刚出炉，还是热的。偷吃亚摩利爵士的果酱派让艾莉亚觉得自己很英勇。光着一双脚，稳健又轻巧，她轻声唱道，我是鬼魂在赫伦堡。

号角将沉睡中的城堡唤醒，大家纷纷走到院子来看个究竟，艾莉亚混在人群中。一列牛车隆隆作响驶进闸门，抢来的财物，她一看就知道。护卫车队的骑手们嘀咕着怪异的语言，甲冑在月光下闪着淡淡的光，她看到两匹黑白条纹的马。是血戏班。艾莉亚往阴影里缩了缩。牛车运进一头关在笼子里的大黑熊，其他车里则载满银器、武器、盾牌、一袋袋面粉、一窝窝尖叫的猪，以及骨瘦如柴的狗和鸡。艾莉亚正计算自己有多久没吃过烤猪肉，这时俘虏们走了进来。

他高傲地昂着头，从举止和衣着看来，一定是位领主。她看到



他破碎的红外衣下闪亮的锁甲，还以为是兰尼斯特家的人，但当他经过火炬旁，她发现他的纹章是银色的拳套，不是狮子。他手腕被绑得紧紧的，脚踝的绳子更将他身后的人连在一起，绳子互相衔接，整个队列只能以一致的步伐摇晃着缓缓挪动。许多人受了伤，但只要谁停下来，骑手便会跑上来抽一鞭，驱赶他继续前进。她想数数总共有多少俘虏，但数到五十就乱了套，只知道总数至少是这个数的两倍。他们衣服上沾泥带血，映着火炬的光，令人很难分辨纹章印记，但一瞥之下，她还是认出了一部分：双塔，日芒，剥皮人，战斧……战斧是赛文家，黑底日芒是卡史塔克。他们是北方人，父亲的部下，罗柏的部下。她不愿去想这代表什么意义。

血戏班的成员一一下马。马房小弟揉揉睡眠，从稻草堆里爬出来，照料他们累得半死的坐骑。有人大喊着要酒。吵闹声惊醒了亚摩利·洛奇爵士，他来到院子上方拱顶的楼台，左右各有一人执火炬侍候。山羊头盔的瓦格·赫特在下面勒住缰绳。“代理承主大人。^①”佣兵打声招呼。他的声音浑浊不清，好像舌头太大，嘴里放不下似的。

“怎么回事，赫特？”亚摩利爵士皱眉问。

“抓到俘乳。如斯·波顿想过河，但我们勇士船把他的先头部队打了个踢零八落。杀撕好多，可西波顿跑了。这是他们的现锋管，葛洛佛，后面那个是伊尼斯·弗雷爵士。”

亚摩利爵士用那双小猪眼瞪着下方绑在一起的俘虏。艾莉亚觉得他并不高兴，全城都知道，他与瓦格·赫特不合。“很好，”他说，“凯德温爵士，把这些人丢进地牢。”

外衣有钢甲拳套的领主抬起头。“你保证给我们礼遇——”他开口。

^①瓦格·赫特是大舌头，文中特用别字来表达其说话口齿不清的效果。

“比嘴！”瓦格·赫特喷着唾沫，朝他嘶叫。

亚摩利爵士转向俘虏们：“赫特的保证与我无关。泰温大人任命我为赫伦堡代理城主，我爱怎样处置，就怎样处置。”他对卫兵打个手势。“寡妇塔下的大牢应该能容纳所有人。谁不愿去，可以死在这里。”

当他的手下用矛尖驱赶俘虏们离开时，艾莉亚看见粉红眼终于出现在楼梯间，在火光下直眨眼睛。若是他发现她失踪，准会大呼小叫地威胁拿鞭子狠抽她一顿，但她并不害怕。他不是威斯。他一会儿威胁打这个，一会儿又要抽那个，但艾莉亚从没见他真正打过人。当然，最好还是别让他瞧见。她环视四周，人们正给牛解下挽具，并从车辆卸货，勇士团的成员嚷着要酒，还有许多好奇的人在围观笼子里的熊。混乱中，偷溜走很容易。她悄悄打来路离开，希望在被人发现抓去干活之前，逃个无影无踪。

在城门和马厩之外，巨大的城堡几乎全部荒芜。吵闹逐渐减弱。旋风刮起，号哭塔的石缝发出高亢悚然的尖啸。神木林已开始落叶，叶子随风飘过废弃的庭院，飘过空荡荡的建筑物，擦着石头，发出轻微声响。如今赫伦堡再度空旷，声音由是有了诡异的效果。有时石头会吸走声音，将庭院裹进一层沉默的毯子；有时回音有自己的生命，每一次落脚都成为幽灵大军的踏步，每一回远方的话音都成为鬼魂欢宴的笑语。这些奇怪的声响困扰着热派，却不能困扰艾莉亚。

静如影，她安然掠过中庭，绕开恐怖塔，穿过空荡荡的鹰笼——据说在这里，死去猎鹰的鬼魂仍在用虚无的翅膀搅动空气。她觉得好自由，想去哪儿就能去哪儿。驻军不到一百，如此小的一支部队，完全被偌大的赫伦堡所吞没，于是百炉厅连同许多次要建筑一起关闭，甚至号哭塔也废弃不用。亚摩利·洛奇爵士住进焚王塔里的领主套房，和大贵族的居所一样宽敞，艾莉亚和其他仆人也